

新时代儿童文学
主题创作探微

主题创作的「严肃性」与「趣味性」——以《星星点灯》为例

□周敏

本期发表作家周敏、编辑徐洁的文章。两篇文字都努力结合自己的创作或编辑工作。无论是“严肃性”与“趣味性”关系的掂量,还是关于儿童文学主题作品“好看”“好读”的思考,都是希望儿童文学主题创作能够凸显儿童文学的文学特质,更好地贴近儿童读者的阅读趣味、走进他们的阅读世界。

因此,真正的主题创作与出版,与这个时代常见的“短平快”写作、跟风式出版等现象是格格不入的。好的主题创作与主题出版,需要的同样是眼光、耐心、智慧和真正的文学创造力。

——主持人 方卫平

“悬浮”还是“扎根”——浅谈儿童文学主题出版的问题与方向

□徐洁

主题出版已有超过20年的发展历程,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少儿童文学主题出版作品正陷入一种“悬浮”状态:看似紧扣时代命题,实则与儿童的真实生活隔着无法穿透的玻璃幕墙。这种“悬浮”背后是创作逻辑的错位、出版生态的异化,以及对儿童精神世界的集体误读。编辑作为内容生产的“第一道防线”,其专业判断的偏差、价值平衡的失据以及流程把控的松弛,直接助长了大量概念化出版物涌入市场,而儿童文学主题出版的重塑,需在专业坚守中实现出版价值的回归。

“跟风式”的选题策划,迫使大量主题出版沦为热点的盲从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追逐主题热点的出版案例不在少数。打开“开卷”采样系统,搜索含“袁隆平”的书名,竟有152个品种,其中划分为“少儿”的品种高达50个(数据统计时间为2025年7月)。这个体量的背后所传达的是编辑群体对“关键词追逐”的狂热。似乎有一部分编辑群体深信,只要让选题集齐“时代楷模”“科学教育”“知名作家”等元素,借助主题这一敲门砖,就能一路绿灯,实现奖项和市场的双丰收。但事实上,这种放弃独立思考的选题逻辑,因其高度的重复度,使得主题相似的作品一时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光读者的信任透支,也容易“劣币”驱逐“良币”,导致出版的生态失衡。在“热点”面前,编辑策划需要慎之又慎,更应该让主题回归出版的本质,并意识到出版价值的重要性。虽然主题有助于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拓宽边界,但徒有主题的高度,缺乏文学的深度,无疑是失败的。如果在作品策划的初期,编辑能和作家达成共识,让文学回归文学本身,让作品往更深处去,将它的千万个触角扎根在文学诞生的那片土壤之中,主题的灵魂便得以滋养。

出版流程的“短平快”理念,容易使精品出版机制名存实亡。由于被“热点”和“节点”所驱使和裹挟,不少主题图书从选题策划、立项到出版上市的平均周期极短,更有甚者,编辑加工时间不足一个月,远低于少儿图书正常的周期。缺乏“慢选题”的耐心与“深调研”的自觉,主题出版变成了“快餐式加工”,而非“慢火细炖”的富有灵魂的文化创作。这种“压缩式”的出版流程,容易导致三个恶果:作者创作缺乏打磨时间,编辑审稿“抓大放小”,图书装帧七零八落。从技术上来说,再短的周期确实也可以将图书做得很“美”,但长此以往,编辑难以进入“心流”状态,主题出版的品质也会堪忧。虽然编辑工作的高速运转也已然成为常态,但“短平快”的操作还是能少则少。相信更多的编辑还是愿意用“慢出版”去对齐主题的“颗粒度”,去收获“立得住”的作品。譬如,某出版社在出版关于雷锋的重点主题图书



提笔准备撰写这篇文章,自然而然地回想起数年前《星星点灯》一书的写作过程,其间经历的种种艰辛困苦仿佛与充满坎坷波折的长征之路遥相呼应,让人难以忘怀。

我接到出版社的创作邀约是在2021年初,当时因为对“长征”这一重大主题的兴趣而感到非常兴奋。两三天之后,我的兴奋之情渐渐平复,一个让人非常头痛的问题浮出水面——面对“长征”这样一次历时久、行程长、过程十分复杂、意义非常重大的事件,主要的读者对象又是广大少年儿童,到底该从何处下笔,如何选择“切入角度”,才能讲好一段故事、写好这段历史?

面对这样的重大历史题材,虽然要创作的是一部虚构文学作品,也要把“严肃性”放在首位,绝不能为了“博眼球”而过分戏剧化,甚至出现类似于某些“神剧”中的荒唐桥段。当然,考虑到读者是心智尚在发育阶段的少年儿童群体,在具体史料的选取、运用上,在情节的构思、编排上,又必须兼顾“趣味性”,增强吸引力,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让这段值得铭记的历史真正走进小读者们的内心世界。

众所周知,开始于1934年底的长征道路曲折漫长,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代价。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围绕长征,还有另外一段耳熟能详的评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当下的少年朋友们,只要是在课本中学习过那段历史的,大概都会背诵上面这段文字。那么,问题来了——这三个方面,究竟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经过查阅大量资料,反复权衡之后,我决定把回答这个问题作为这部小说的核心主旨,最终,将《星星点灯》的故事安置在对长征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座古城,也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所在地,尝试通过描写这座小城里的人,讲述他们经历的事,勾勒出那段特殊岁月的历史图景,折射出那次艰难征程的伟大意义。

不过,虽然大家都对这次伟大的会议有所耳闻,并且因为这次会议而知道了遵义,但讲到红军占领这座古城前前后后发生的事件,以及给当地百姓带来的种种改变,大概就没有多少人能说得明白了。

为了厘清这段历史的脉络,保证创作的“严肃性”,需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整理资料。《星星点灯》的“电子资料文档库”有十八个文件夹之多,纸质的参考书籍20余本,涵盖了“地方志书”“历史档案”“官方数据”“口述历史”“回忆录”“民间传说”等多个类别,收集这些资料耗时耗力,但却十分必要,它们的存在为小说提供了坚实的创作基础。正是有上述基础,“组织红军之友社”“血战湘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总政治部布告”“红军宣传标语口号”“丁字

口迎红军”“老三中万人大会”“红军、学生篮球赛”“药店公平买卖”“计划开办贫民医院”“龙医生为群众义诊”“保护红军坟”等与长征有关、与遵义有关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和人物,才能在小说中得到艺术再现,跨越历史长河,以生动鲜活的姿态与读者们“相逢”。

《星星点灯》在保证全书“趣味性”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人物、情节的设置,以及对生活场景的描绘方面。尽量拓展书中人物的背景,无疑可以起到丰富故事维度的作用。旅店老板白三爷、说书艺人刘瞎子、民团“团副”何有余、小学教员武先生等人粉墨登场,让本书建构的时空顿时立体起来,处处渗透着带有人情味的烟火气和深沉厚实的时代感。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多数小朋友均深谙此道,更将是美食奉为人生中至高无上的享受,正是考虑到美食对少年儿童独特的“诱惑力”,我将“鸡蛋糕”“羊肉粉”等地方美食放入书中,为作品添些色彩和味道。文娛活动历来是民间公认的快乐源泉,于是,“跳花灯”“唱山歌”“看猴戏”在故事中轮番上演,服务情节的同时,也活跃了气氛。至于加入“吃讲茶”“嗨袍哥”“背盐巴”“双枪兵”等地域性、历史感极强的元素,则大大提升了故事整体的新鲜感和神秘感。

在“严肃性”与“趣味性”的双重加持下,《星星点灯》试图透露出一种真实、自然的精神底色,尤其在描写红军与群众的互动时更是如此,这既有利于降低阅读的紧张感,也大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长征所具备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功能,就是一种自然而然、润物无声的方式,通过点点滴滴的瞬间,在遵义得以实现的——城里的百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支陌生队伍的与众不同,并且逐渐从内心深处接纳了工农红军。莫小看了这些点滴的积累,当时红军播撒的种子,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孕育,待时机成熟之时,自会迎来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的一天,最终结出硕果。

从本书的命名当中,不难看出几位小主人公亲身体验的最终结果——在与红军战士的多次亲密接触之后,他们的心底先前的疑惑与忧虑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盏盏被红军亲民言行点亮的“小灯”,就像夜空中的点点繁星,虽看上去不似艳阳般光芒夺目,但却能在暗夜赶路的行人最需要时,为他们指出前进的方向,闪烁的微弱星光足以点燃心中的希望。

当然,说“星星”一语双关亦无可——它既指代璀璨星光,也暗示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北京老舍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前,搜集了1963年至2022年年初《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学雷锋活动的全部报道150多篇;梳理了1963年至2022年年初全社会学雷锋的口号及标语110多条、党和国家领导人学雷锋的题词35种;整理了这几十年来研究雷锋的期刊文章和硕博学位论文30多篇……整个搜集工作的时间之长、精力投入之大令人动容,但这本书的责编却表示,这只是他们选题启动后前期工作的一部分而已。对他来说,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打捞时代精神的火种,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追寻。当精品出版能自愿跳出“看上去很美”的怪圈,它终将直抵人心。

审稿加工的“完美化枷锁”,极易导致角色失真。一些主题少儿读物中,为凸显主题,会将儿童角色塑造得过于“得体”。主角(尤其是正面人物)的言行举止大都是完美的,顾大局的、有远见的,甚至不容许有瑕疵。殊不知,“完美人设”一旦成为某个所谓的“标准”,这部作品跟读者的距离就已经被人拉开了。儿童读者对文学的接纳,始于情感的共鸣与经验的贴近,而“完美角色”因脱离真实的童年状态,往往让孩子感到陌生甚至抵触。无论处于哪个年代,几乎所有孩子都会犯错,会有其当下视野的局限性,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孩子不完美的一面,而是他们最本真的自我。如果他们在书中找不到和自己相似的影子,尤其是当书里的孩子说出远超其年龄认知的话语时,儿童读者感受到的,可能更多的反而是来自成人世界的刻意说教。相反,当成年人还在讨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开头,十几岁的少年保尔·柯察金错失从红军游击队那里领枪的机会,转头从一个领到了两把步枪的小男孩那里抢走了一把,这个行为到底是革命意识的萌芽,还是“政治不正确”时,恐怕儿童读者早已被这个�故事所吸引,想看看这个“不一般”的少年到底是怎么“炼成钢”的。可见,人物的瑕疵并不影响其后的成长和蜕变。能否引起读者的共鸣,还是在于角色塑造的真实度。

成人话语权的“无意识放大”,导致儿童话语“系统性失声”。说得更直白些,童心缺位实则是成人越位。平日里深谙儿童心理的作家们,怎么一碰到主题就犯难了?或许,有那么一刻,他们内心的天平倾向了主题,而把他们心中的那个孩子挤到了边上,将其放在了“旁观者”和“工具人”的位置上,而不是将他刻画成一个情感鲜活的“亲历者”。往往主题越大,年代越久远,与儿童自身所熟悉的环境和经历越陌生,这个问题就越明显。当然,也有如《将军胡同》这样的标杆作品,能将宏大历史语境的厚重感和童年视角的个体生命体验深度交融,没有让历史的宏大盖过童年的鲜活,而是通过充满童真的生活细节,让战争年代的家国情怀自然流

淌在孩子的日常里。这恰恰印证了,主题出版的高阶表达从来不是“主题压倒童心”,而是让主题成为照亮童年的光。

学生时代,有一次讨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具备哪些重要特质”,最后投票选出第一名,大家各抒己见,绞尽脑汁抛出了各种专业词——童年精神、艺术创新、国际视野、本土化,等等,最后导师反而语出惊人,蹦出了一个极其质朴的词——“好看”(即“好读”)。我想,今天我们面临的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要重塑出版价值,最终要围绕让儿童文学主题作品“好看”“好读”展开。“隐身”在作品背后的编辑,必须拿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决心,在选题筹备阶段就敢于拒绝跟风,在审稿阶段坚持守护童真,在出版过程中精磨图书品质,那些“悬浮”的主题才有可能落地生根。不炫耀于概念的堆砌,不执着于标签的标榜,而是在每一个文字细节中,悄然实现主题价值与儿童心灵的连接,这既是编辑的职业操守,更是出版的专业智慧。

虽然主题出版的问题不少,但随着出版生态理性的回归,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少儿主题出版由高速增长转向了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当某个话题日渐火热,想象中各色选题趋之若鹜的画面并未出现;出版社主题出版的节奏更有计划性,资源部署也更加合理化;创作主题趋于多元化,价值维度和艺术维度都有了更深、更宽广的拓展;新技术、新应用为主题出版持续赋能,可看、可听、可互动的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少儿主题出版通过理性规划、内容深耕与形式革新,日渐实现从“符号传播”到“心灵滋养”的跨越,也正努力从“悬浮”走向“扎根”。

(作者系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编辑室主任、副编审)

■关 注

为什么儿童诗创作势头强劲?

□王梓玥

随着新媒介技术和媒介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数字技术的信息传播方式正在改变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机制。新的网络媒介技术提供了诸如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微博、小红书、抖音等大众平台,许多创作者可以将自己的文艺作品以文字、图像、音频或视频的方式展现在平台上,不仅满足了创作者的表达意愿,还能与读者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这样的改变催生出了具有大众化时代特征的新大众文艺,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艺术家”的愿景。

在这波文艺创作的新浪潮中,儿童文学因为读者的特殊性,创作者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较为慎重,很多发布在网络平台上的儿童文学作品与纸质媒体发表的作品保持着基本相似的审美标准。与儿童文学的其他文体相比,儿童诗的创作势头强劲。究其原因有两点:其一,在

儿童文学的各类文体中,儿童诗由于创作体量小,语言通俗简洁而较易上手,因而聚集了大量的创作者;其二,此前,儿童诗作品只能通过有限的纸质媒体相关版面发表。当媒介技术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平台后,儿童诗的写作者能够在这些平台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新人新作也有了更多的“曝光度”。据我观察,目前能够发表儿童诗的非盈利公众号有近百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新童诗”“是光诗歌”“童心里的诗篇”“小树林教育”等。这些儿童诗歌公众号大多以宣传儿童诗歌、讲授儿童诗歌创作的方法、为儿童诗歌爱好者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为宗旨,不仅征集成人创作的儿童诗和儿歌,也欢迎学生作者的作品;不仅征集文字作品,也接受音频和视频作品。其中,有的是与政府相关部门共同设置的,有的是由儿童文学相关研究机构开

设的,还有的是由爱好诗歌的个人设立的。这些公众平台不仅可以发表作品、交流信息、指导创作,还可以通过便捷的留言功能让阅读者、发布者之间及时交流看法和意见。许多儿童诗创作者汇聚在不同的微信群和QQ群中交换信息和创作心得,这些群成员中有已经成名的诗人,也有刚入门的新手,大家在群里共享信息,发表自己对儿童诗的理解和体会,以各自的方式促进着民间儿童诗的发展。近几年出版的一些儿童诗作品都与这样的创作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为网络传播方式的快捷,研究者们也关注到网络儿歌受到热捧的现象。2023年,一首名为《花园种花》的儿歌突然走红,“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歌词和旋律因一名幼儿园老师的演唱为

大家熟知,短时间内视频的浏览量达到上亿。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赵玉平认为,这首儿歌之所以受到公众追捧与当代大众的心理有关。节奏欢快,语调轻松,充满童趣的儿歌对压力较大、快节奏生活的现代人有着心理安慰的作用,能够帮助很多成年人释放压力,缓解焦虑。当儿歌在现代生活中有了这样的价值和意义,也就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儿童诗歌的创作和阅读中来。我想,在新大众文艺的语境下,儿童诗歌的阅读和创作还会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技术进步不断发展,让更多热爱诗歌的人参与到为儿童创作的“最美事业”中来。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分体史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ZD289)